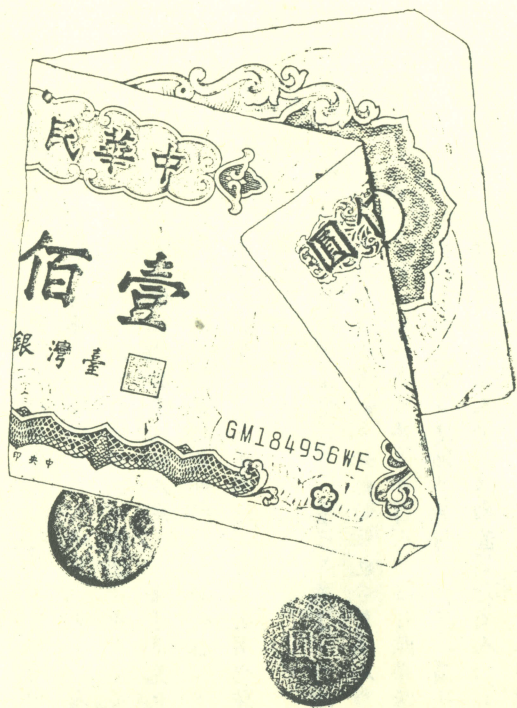


紅色收音機

五彩石



焚化爐散出般的風在夏日週末的正午粘滯地流動著，推開了終日緊閉的黑條欄杆的大門。鐘聲仍清脆地響著，蜂湧而出的身著白衣藍褲的國中生們帶著假日解放的喜悅擊碎夏午停滯的寂靜。

阿輝把米黃色的書包繞過脖子到背後斜掛在肩上使勁地踏著有些鏽黃了的腳踏車。

「請、請問有沒有一百塊錢的收音機？」羞澀的阿輝喘著氣講著。

「嗯、有。」老闆打量一下瘦小的國中生，帶著商人特有的狡猾的笑容答稱。

「你看這個怎麼樣，攜帶方便聲音又清晰？」

「好、好吧。」阿輝摸出皺成一團的紙鈔急急地遞給老闆。他是不懂得如何辨視貨品和殺價的。

這個紅色盈握的小收音機和阿輝印象中姑婆床頭擺著的五十年代的機型當然是大不相同的。存了幾年的零用錢昨天一數才一百零二塊，但只要能買到收音機他就已經滿足了。

小時候阿輝是在姑婆家斷奶的，小城市的郊區風景秀麗，就在碧色湖畔的眷區裏，姑婆和士官長締結異省婚姻。而阿輝也在這裏和姑婆度過一個多月的幼兒生活。

從媽媽口中阿輝知道姑婆是二度結婚的。

頭一次的婚姻是幸福的、恩愛的。不幸她丈夫卻死於她的迷糊而造成的意外中。後來才又嫁給一個外省人老兵。情誼談不上，只是圖個生活上的依靠。外省人也孤單，隻身跟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一晃一二十年了卻是有家歸不得。取個妻室得個老伴也不至獨守空屋。據說他在大陸也有家室，只是音信全斷了。

算來阿輝是姑婆最親的親人了，阿輝印象中姑婆是這麼認為的，雖有個丈夫和養子。生性漂泊又好賭的她，這個外省人丈夫只是提供金錢和吃住的人罷了。養子畢竟也不是親生的。姑婆總是叫阿輝「甘仔孫」。她甚至想將來阿輝飛黃騰達，老後也有個依靠和享福。

後來姑婆翹家了。養子早跑了，外省人也不是真心愛她。她的好賭也令外省人難以忍受。有一次姑婆被外省人鎖在外頭柴房，只給水和三餐。媽媽帶著阿輝抱著一箱泡麵去看她，三個人淚流滿面直罵外省人心好狠。幾個月後外省人放了她，家她也不留戀了。從小女孩始她就是四處飄盪的，台北到屏東都去過。好不容易落下的根也斷了。

聽到紅色收音機傳出歌仔戲的聲音，阿輝又想到姑婆床頭的收音機。也是紅色的，並且可放唱片。姑婆的收音機是成天開著的。那時阿輝卻是愛玩弄上頭的唱盤，小小的手指按著它轉啊轉的，螺紋不斷地往內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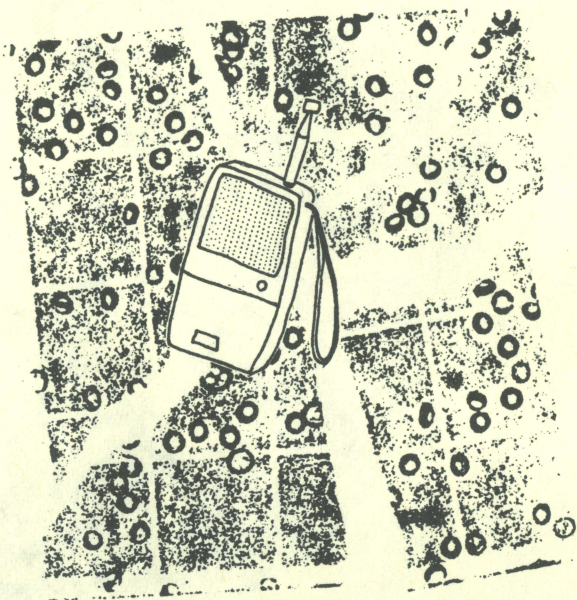
唱盤可控制轉速，變調的聲音總逗得這初斷奶的小男孩呵呵地笑個不停。白天姑婆背著她的「甘仔孫」在外頭工作，收音機還是響個不停。似乎它已融入這半山腰的大自然的聲籟裏了。

離家出走的姑婆後來聽說到工廠做工了。偶爾她也會回來看看阿輝。每次總是搖搖晃晃地騎著小迷你車，車籃放著幾罐工廠製造的樹脂要給阿輝的。然後載著阿輝到郵局存款，帳戶是阿輝的。做女工錢不多，但她心裏只有阿輝。後來據說她也投保了，受益人是阿輝。

姑婆的養子在台北結了婚後就搬回家住了。外省人高興得闔不攏嘴巴，養子的妻子卻是視錢如命，外省人將來有可觀的退休金，而姑婆卻只不過是個一文不名的糟老太婆罷了。家更是回不得了。

上國中之後姑婆音訊全斷了，漸漸阿輝也因功課而不再想起姑婆了。有一次姑婆突然回來請求入阿輝家的戶籍。阿輝的父親堅決反對。姑婆苦苦哀求，伏在地上號啕大哭亦是不許。阿輝的母親紅著眼眶扶著她好言相勸。最後決定親戚們和她的養子每月捐出微薄的生活費救助她，她才滿懷感激的離開。

上星期考完期中考試，媽媽告訴阿輝說姑婆回她家了，只是又是住在柴房。在台北突然病倒了，朋友送她回家的。輸了幾包血



精才保住生命，但只怕不久人世了。

阿輝看到姑婆枯瘦得失去人形的軀體木然地呆立了許久。姑婆吃力地露出欣慰的笑容，阿輝卻是淚行行下的。

「阿輝，你來了喔！我天天往門外盼啊盼的，就是沒有人來看我，我又悶又急的。」說著姑婆也激動地含著淚顫抖起來了。

「書有沒有認真讀？乖乖，要用功才有前途，知道嗎？」

「我這次又考第一名了，你看這是成績單。」阿輝趕忙拿出成績單和早上上升旗台領得的獎狀。兩個人再也說不出話，只顧歎

歎地流著淚了。

「阿輝啊，去找你阿叔拿冰塊，我現在只想吃冰塊和一些青芒果乾。」

「喔！」阿輝想著，阿叔（養子）還是孝順她的，只是阿嬸太刻薄了。

媽媽不許阿輝晚上去探望姑婆，民間習俗入夜之後是不能接近臥病的人的，因為陰氣太盛，易被病魔纏身。一個禮拜來，阿輝天天細數著所存的零用錢，他想沒有收音機姑婆一定很寂寞的。既不能天天去陪她，買個收音機送她以為補償。

盛夏的南部是酷熱難耐的。阿輝在上坡的冒著焦煙的柏油路上一氣不接一氣地踏著腳踏車。在一家糖果舖前停下，車聲尖銳地像壓到一隻貓似的。他掏出僅剩的兩塊錢向外省婆仔老闆娘買了幾片青芒果乾，滿意地塞到滿滿是書的鼓鼓的書包裹。然後再跨上車，吃力地往半山腰前進。

一面踏著踏板他一面想著：「姑婆你好好地養病，快快好起來。生活再苦也是熬得過去的，就像過去幾十年一樣。等阿輝長大了，賺很多錢時，我一定會讓你好好地享福的。那一天其實也不是很遙遠的。」阿輝摸摸口袋裏的收音機，興奮又篤定地猛踏著腳踏車。路旁的龍眼樹的樹葉沙沙地動了起來，一陣陰風吹拂而過。

阿輝的姑婆在星期六凌晨死於惡性貧血。